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 沂蒙颂

成长，很漫长，有时却在瞬间。在抗疫前线，闪耀着一批80后、90后的身影。在家长眼里，他们是一群任性的孩子，但是离开父母的视线，他们个个英勇顽强。在湖北黄冈和武汉抗疫前线，我们见识了几位——

80后成熟了，90后长大了

□ 本报记者 王凯 逢春阶 本报通讯员 岳增勇

“妈妈问我，能不能不去？我说，不能”

日照小伙郑祥锋1992年出生。他的一个决定把年夜饭给搅了。年三十傍晚7点，他第一个报名驰援武汉，回家犹豫了一会儿，忍不住跟父母说了。父母欢喜地正上着菜呢，听儿子一说，都愣住了。 “我低着头吃饭，也不看他俩，躲避着他俩的目光。”郑祥锋说，“我爸爸和妈妈都给我夹菜，俩人都不吃，往我碗里夹。”低头吃完，小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。 来到黄冈，小郑在日记里这样说：“一个人偷偷去睡觉。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去安慰他们，我知道他们这一辈子的表达方式，他们嘴上说是支持，可那言不由衷的表情早就把他们出卖了。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写着的全是担忧和牵挂。”

初一早晨，父母也没喊他，他睡了个懒觉。中午，出发的通知来了。临别时，小郑看出了父母的不舍。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，倔强了一辈子的男人，此刻却眼中含泪，语颤手抖，说了一句“在外面好好吃饭”，便转过身去。妈妈说：“孩子，不好过的日子咬咬牙就过去了。”小郑坐在车里，头也不敢回，生怕爸妈看到他的泪眼。他却先哭了。

“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，爸爸身体不好，妈妈给茶厂打工。”如今已经是山东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的小郑说。他是来自日照市结核病防治所的一名护士，山东医专毕业生。

几乎同时，1993年出生的聊城美女李丹丹，下了夜班，报名援助武汉。她一直没跟父母说。“我妈在外面听别人说了，哭着回了家。妈妈问我，能不能不去？我说，不能！”

1990年出生的薛香香通知家人时，有点儿轻松。她在家庭群里发了个红包，留言是：“我要去武汉了！” 家人都以为她在开玩笑。一起过年，团团圆圆的气氛不好打破。先给老公放风，然后是父母、公婆，说了一大堆必须去的理由，双方郁闷不乐。

薛香香的亲戚们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批医疗队出征仪式上，一扫而过的镜头里，隐约是薛香香的身影。他们纷纷发微信确认。薛香香统一回复：“我就是那个女英雄而已。” 3月12日晚，下了夜班的薛香香对我们说：“独立出来都能干点大人能干的事儿，这些潜在的能量，可能在家长面前无法显露。我们在家人面前，流露的永远是最淘气最软弱的最不靠谱的那一面。其实90后都长大了。”

95后小伙胡超来自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，是第一批队员。2月12日下午傍晚，他收到医院的通知，2月13日出发到黄冈。“我爸妈都是农民，听我说要来，也是担心。我说医院能选上你儿子，说明信任你儿子，再说，我还是党员呢。”

“我是男护士啊，我先上”

80后的张家栋，可以在队友、1991年出生的徐勤勇面前摆摆“老资格”。2016年，作为学生的徐勤勇到滨州医学院实习，就在张家栋所在的重症医学科，那时他是副护士长。严格说来，张家栋是徐勤勇的老师。张家栋笑着说：“现在我们是队友。”

1月28日晚11点，一辆救护车载着确诊病例驶入大别山区区域医疗中心，停在了患者通道门口。接应的山东医疗队医护人员随即将病人缓缓推入病房，接应的医护人员中就有张家栋。在有着黄冈“小汤山”之称的大别山区区域医疗中心紧急启用的不眠之夜，张家栋至今记得每一个细节。

张家栋说：“在来湖北的飞机上，我就抓紧用手机看抢救流程，来到黄冈，又一遍一遍练习穿防护服。1月28日下午开始准备，早早穿上防护服，等着，我是男护士啊，我先上！”

晚上11点，我们下去接病人，刚开始也没有感觉，救护车一到，车门一打开，先下来几个穿防护服的人，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知道遭遇战开始了，我抬着担架，握了一下老人的手，送上去，到最后护目镜的凹槽里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。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半，我接收了26个病人，等我回到宾馆，已经凌晨4点半了。”

张家栋是ICU男护士，他仿照“南丁格尔”给自己起了个微信昵称“ICU男丁格尔”。“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爱，比病毒更顽强的是我们，比病毒更团结的是中国。”张家栋在自己的微信里说。

张家栋的“徒弟”徐勤勇是研究生，也是男护士。老家临沂，现在在青岛市市立医院，去年才正式入职。给他印象最深的是，出发时，好多老大夫老护士长都在车门外抹眼泪，他突然感觉是要上战场了。

徐勤勇说：“来的路上，吃的是我们医院的包子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吃，情绪很激动，没打算告诉父母，可是青岛发现感染病例，他们来电话问，说了四十分钟，一直回避，最后说了。我跟他们说，总归有人要上吧。”

张家栋说：“在飞机上，是我吃过的最香也最难忘的一顿饺子。下飞机时，机场的地勤人员给我们致敬，一刹那突然觉得嗓子哽咽。”



男护士也温情

80后张家栋(右图)是ICU男护士，他仿照“南丁格尔”给自己起了个微信昵称“ICU男丁格尔”。他在微信中说“比病毒传播更快的是爱”。

90后郑祥锋(左图)看到有人帮他洗了衣服，突然就想起妈妈，眼睛湿润了。他马上留言：“谢谢你，未曾谋面的黄冈大姐……”

80后的唠叨与从容

京剧中，演员经常以鞭代马，扬起鞭子，表示飞奔，眼前无马，但心中有马。山东医疗队院感防控组副组长、青岛市市立医院感染管理科主管技师王虹说，培养每个人的行为习惯，也就跟唱京剧一样，必须做到“眼前无门，心中有门”，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保护了自己，才能抢救病人，帮助别人。

王虹这个80后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是个特别爱唠叨的人。她笑着说：“是个‘恶人’角色。”大别山区区域医疗中心的山东医疗队队员主要来自重症医学、呼吸、感染三个专业，之前缺乏传染病的防护实战经验，有些队员甚至没有接触过防护服的穿与脱。

“我们就一点点地培训，就跟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，有的防护服沾地了，他就问，沾地行吗？你不回答，他就等着你指教，大老爷们儿一下子变成了婴儿。所有医生，都是反复实战演练，经严格考核合格后上岗。”王虹说，防护服一开始穿时有的都需要半个小时，等习惯了几分钟就搞定，每天进病房前，所有人都先按规范穿上防护服，由专人进行检查，每个缝隙、接口处都要检查。

而从病房出来脱防护服时，风险性最大，一开始王虹把步骤贴在墙上，护士出来时，看不见，因为护目镜被雾气罩住了。“我就给他们大声喊口令，一件脱了，手消毒，再脱一件，手消毒，再脱一件……那两天喊得我嗓子都哑了。”

王虹介绍，一位男护士穿着防护服刚进病房(污染区)，因护目镜不适，转身返回缓冲间，被护士长发现后“疯狂地拍打防护玻璃”，硬把他叫了回去，因为尽管他没接触任何物品，但已在污染区暴露。“护士长知道严重性。” “院感防控是‘100-1=0’的事，不存在其他结果。比如穿脱防护服时，不经意间的动作：扶一扶眼镜，扯一下口罩，甚至摸一下手机，揉眼睛、抠鼻子等小动作，都可能前功尽弃。”王虹说。

王虹对院感防控琐碎的细节，反复讲，天天讲，婆婆妈妈，目的就是改变人的习惯，让队员们形成习惯性自觉，在工作生活中不自觉地运用，每个人安全了，大家都安全。

郑祥锋第一次进病房，穿了六层手套，忙活起来，一层一层不跟脚，往下掉。手套戴了三副。扎针看不见，护目镜上雾气蒙蒙，一下手扎到自己手上，他吓坏了。赶紧检查，还好，扎到第二层手套上，要扎着自己，就感染了。“由于条件限制，病区存在较高的感染风险。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脱防护服，主要原因是需要和重症共用一个缓冲间，每次脱防护服的人数太多，不能进行统一消杀清洗，出缓冲间也不能第一时间进行淋浴更换衣服。心理压力特别大，每次都特别小心，好在每次都有惊无险。”小郑笑着说，“说不害怕，是假的。”

咽拭子细菌培养或病毒核酸检测，是临床常用病原学诊断方法之一，也是确诊新冠肺炎的主要依据。80后李道卫是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。他说，正常情况下，取咽拭子对于临床工作人员来说并不复杂。但是穿上防护服，戴上护目镜，整个过程就变得困难多了。因为视野受限，需要站在患者正对面，用压舌板让患者口腔完全打开，准确找到腭弓、咽及扁桃体的位置，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，确保取样精准。采集过程中，患者极易咳嗽、打喷嚏，体内的飞沫喷发而出，医护人员的暴露风险很大，但李道卫不为所惧，不放过每一个细节，仅2月10日下午就一口气完成十位患者咽拭子的采集。完成后，小李的护目镜已满是水雾，后背全都被汗湿透了。

当时突然就想起妈妈，眼睛湿润了

郑祥锋刚来黄冈，没过几天，由于水土不服，工作强度骤然增大，牙龈肿大、发烧、不能进食，不到五天体重骤减6公斤。他不敢跟家里人视频，怕他们的担心。小郑在微信圈里说：“可是来自我们山东医疗队这个大家庭的关怀和家一样温暖。贾院长亲自为我诊治，让我安心。许丽老师为了让我更好地休息帮我上大夜班，还有帮我打针的潘老师、小徐同学、给我送药的董老师。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关心我。和我一起奋斗的林老师，只有一个班没见到你，就那么想见到你，我要快点好起来。和你一起战斗……”

一忙起来，啥都忘了。2月14日值班回来，回到酒店，他奇怪，放在脸盆里的衣服，咋洗干净了。房间里有个纸条：“你好，请不要怪我自作主张把你的衣服洗了。”落款是：“每天做卫生的大姐。”

看到纸条，他当时突然就想起妈妈，想起妈妈给洗衣服，眼睛湿润了。把眼泪抹了，他马上留言：“谢谢你，未曾谋面的黄冈大姐，下班回来看到你写的字条特别感动，你丝毫不介意我这从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，我又哪里会怪你帮我洗衣服呢，只有感谢和感动。”他忍不

住把纸条发到朋友圈，点赞的不少。 李丹丹的妈妈和妹妹在电视上看到了李丹丹吃草莓的镜头，让远在聊城的母女俩欢呼。李丹丹的父亲出来晚了，没看上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看重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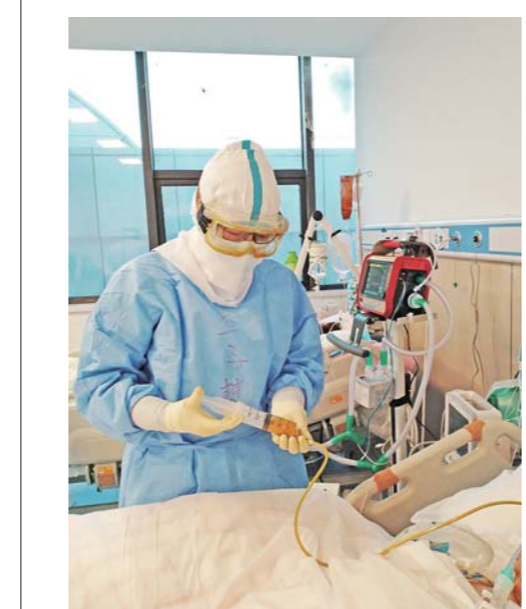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的这头和那头

80后的查子慧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，在湖北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。1月24日，得知山东援助湖北医疗队召集，她立马报了名，并于25日夜间随队来到黄冈，全身心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。

有一天，查子慧护理一位重症病人，四十多岁，经过紧急抢救无效死亡。她电话通知家属，家属很不冷静，执意要见最后一面，她说你不能见，家属疯了一样要闯病房，她就在电话里劝说，为了安全，绝对不能见，咋说也不行。最后她猛然断喝一声，咋？！你和孩子怎么办？一下把家属镇住了，开始哭，查子慧不敢挂电话，怕她出事，陪着她电话那头哭，两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在电话的两头，一直哭了20多分钟，才平静了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这就是查子慧，侠骨柔肠。 临出发前，5岁多的儿子感冒尚未痊愈，查

抗疫前线的天使们，查子慧、王虹、王小清、李丹丹……



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重症病房采访。

子慧告诉他：“妈妈要去‘杀怪兽’，要离家很长一段时间……”儿子立马冲她竖起大拇指：“妈妈你太棒啦！你把怪兽‘杀’完就可以回来啦！”也许在小朋友的想象中，妈妈的工作就像动画片里消灭怪兽一样简单，妈妈也像超人一样强大。

“工作的时候不会去想孩子，下了班也尽量不看他的照片，更不敢跟他视频……”查子慧跟我们说着，泪水已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。 在黄冈的这些日子里，查子慧兼管院感防控，配制高浓度消毒剂时挥发出来的化学气体，常常呛得她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，连续多日的干咳，让她晚上都很难睡个安稳觉。

2月8日，元宵节，查子慧都没感觉。她排的是总值班，负责处理医嘱及病房里的各种事务，早上7:00从驻地乘班车出门，处理了两个复杂重症病例，一直忙到18:00下班，连中午饭也没顾上吃。

回到驻地，20:30才跟家里视频报平安，她这才想起这天是元宵节。没想到儿子拿过手机不说话，也不让挂断，只让妈妈陪着“看电视”，母子二人在手机屏的晃动中“观看”了40多分钟的元宵节晚会。一条电话线，这头儿是她，那头儿是儿子。

山东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王小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小女儿一岁多，2月2日出征时，女儿还不会叫妈妈，可是在武汉跟女儿视频，小女儿竟然非常清晰地喊了一声“妈妈”，让王小清潸然泪下，她是军嫂，丈夫部队首长给她发来的慰问信，又一次让她眼睛湿润。我们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院院区病房里，见到了王小清，她说：“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的那一刻，真真有上战场的感觉，有股力量支撑着你，不能后退。”

“我妈妈人特别善良，她地下有知，会支持我的”

3月14日晚，我们见到了80后医生季宏志，他来自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。2月13日到达黄冈，2月15日来到武汉市。

他们接管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院妇幼保健院，环境条件差，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资也很缺乏。他连夜熟悉各方面情况，梳理流程，迅速与队友们进入医院，接管各项工作，收治病人。熟悉掌握所在医院的医疗系统，了解病人情况，配合战友为患者下医嘱、写病史……

2月18日，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，一下子蒙了。冷静下来，强忍悲痛，把这个噩耗隐瞒了。对季宏志来说，每天工作的6小时是忘记悲伤的6小时。

季宏志对我们说：“我一直在潍坊医学院浮烟山院区值班，值班10天没回家，直接来了黄冈。没想到母亲会走。”

2月17日晚，季宏志梦到了母亲，他有个不祥的预感。第二天，就打电话，打给父亲、爱人、小姑，电话都不通。最后打通了，父亲说：“一切都很好，别担心，别分心。”

他的妻子张丽几乎每天都和他通电话，安慰他，而平时父亲都是不接电话的。母亲去世后，每次都接过来，安慰远方的儿子，希望他能尽快平复下来，别伤了身体，更别影响了工作。

家人本想不告诉他，但按照疫情期间的规定，逝者当天就要安葬，季宏志是家中的独子，不跟他说，于心不忍。“当我把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，他在电话里不停地哭。”张丽说。

季宏志不愿意看手机，不愿看到思念父母的微信和报道。在武汉市吃饭都有汤，一喝汤就想起母亲。“我母亲很会做汤，有一次，我想学，她说，有什么可学的。现在再学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是我一辈子的遗憾，但我不后悔来湖北的决定。如果不来前线，我也会后悔一辈子。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，就有一种使命感，疫情出现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的，而作为医生责无旁贷。”季宏志说。

“我妈妈人特别善良，她地下有知，会支持我的。”季宏志说，“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妈妈是2018年立秋那天，脑出血，一直是我父母照料。我临来前，给母亲买了营养粉，买了十桶。”

母爱伟大无私，季宏志的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同事、生于1989年的张惠说，她到黄冈时，只带了女儿的红头绳和女儿最喜爱的玩具。

年轻人都有了自己的感悟，最大的感悟是，人活着得有个目标，不管大目标，还是小目标。没有目标，就懒散。“懒散”二字，立身之贼也！“确实是这样，人如果没有精气神就如同枯木，百病丛生。”王虹说。

郑祥锋目睹了党员在黄冈的形象，他向山东医疗队临时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并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3600元捐出来，希望像身边的党员一样，模范带头，成为一面旗帜。

我们的采访本上记录下一串串80后、90后的名字：宋晓霞、王艳妮、李超、李猛、赵利花、张荣强、王娟、刘晓东、苏冠民、赵小翠、李松、王丽、许霞、赵明东……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，每个人都有精彩，每个人都有牵挂，从最初的恐惧，到慢慢地淡定，从容。他们经受了考验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成熟了，他们能扛事儿了，能担重担了，他们的年轮上刻下了庚子年的成长记忆。 (本报武汉电)